

不能看不見

與花苑談版畫、談創作

■ 洪營娟



陳嘉琬 筆名「花苑」，曾任《月台》雜誌美術編輯、「香港獨立媒體」編輯。2005年開始製作版畫，版畫插圖曾發表於《明報周刊》、《經濟日報》、《月台》、《MUSE 瞄》、《女流》、《字花》等。2008至2009年曾參與多個展覽，包括個人展覽「女子集作——花苑版畫小展」，聯合展覽「《革命·女》+ 花苑版畫小展」、「風雨飄搖愛國時——青年藝術家六四展」、「Plaaay Black Show」等。

筆者在訪問前不認識花苑，單看筆名，會想像她是個溫柔婉約的女生，然後從網上資料得知，她的朋友多叫她陳花、阿花。見面後，我也覺得「陳花」這名字比較適合她，一樣爽快俐落、鏗鏘直接。

從蜈蚣說起

訪問地點在人迹罕至的南丫島模達灣。陳花早到，我們先在沙灘旁邊的士多歇息聊天，話題從一隻大蜈蚣開始。「昨晚一隻很長很大的蜈蚣跑到我家，把我嚇得……」陳花在模達灣居住十年，住處依山傍水，對動物昆蟲應該見怪不怪，她如此震驚的反應實在令我好奇。她再以手比畫，續說：「很少見到這麼大的蜈蚣呀！」然後忽然又壓低線聲說：「肯定是附近有地盤施工了。每次動土，都會驚動昆蟲四處亂竄。」刻意壓低的聲線和故作淡然的語氣也掩蓋不了其中的不滿，大概這就是她所謂「不能看不見」的東西吧。

香港浮世繪

陳花在個人網頁把自己的創作歸類為「四不」：不能避免、不能看不見、不能放棄、不可理喻（其實還有「不想解釋」一項，但長年懸空）。「不能看不見」的作品，就是要呈現一些她認為不能視若無睹或不能錯過的場面。2006年中環天星碼頭遷拆，引起社會關注，有人示威，有人靜坐，花苑選擇用圖像發聲，製作版畫《永遠懷念》，把它印在信封上，喚起市民的回憶和關注。十年過去，鐘樓永遠消失，這幅版畫就為我城留下永誌的紀錄，也成了陳花的代表作。「關心事情的方法有很多，圖像有它的感染力。若你要我寫一百個理由說為甚麼不能拆（碼頭），我不會寫，倒不如用一幅圖來表達。」陳花的創作理念從來簡單直接，有感而發就畫。不過讓她有感的是，往往是這些社會上大大小小「不能看不見」的人與事。

《永遠懷念》面世前，陳花還沒有決定她的創作路向。「（製作版畫）是無師自通的。最初只是為了打發時間，無聊地畫畫貓。天星之後，我才開始認真創作。」此後，陳花的創作多以反映社會議題、民生為主，有強烈的社會意識。她說這主要是受到五四時期的版畫風潮及魯迅的影響。

一般人認識魯迅，多是他文壇上的高大形象，其實他還是



《永遠懷念》(左)及其原版(右)(木版雕刻)，鐘樓是天星碼頭的地標，墨綠色是天星小輪具標誌性的顏色，四角「永遠懷念」四字表達了對天星碼頭的情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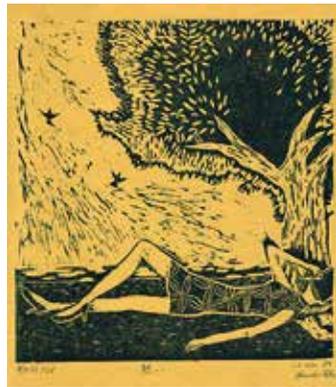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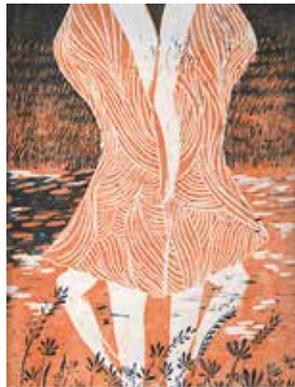
著名的版畫收藏家，大力推動五四時期的新興版畫運動。「版畫可以大量印製，容易流傳，而且作品多反映社會低下層的面貌，大眾很受落，因此在五四時期很盛行。陳煙橋、黃新波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版畫家。」天星事件後，陳花的版畫引來迴響，甚至有遠在海外的香港人捎來鼓勵，加上版畫特殊的歷史和社會意義，令她認為值得做下去，而「替人發聲」也成為她創作的目的，社會性的主題和個人風格也愈來愈鮮明。

刻苦是骨，刀鋒是血

說到呈現社會面貌的版畫藝術，不得不提日本的浮世繪。浮世繪起源於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，「浮世」即現世，也有現代、當代、塵世的意思。浮世繪最初以筆墨繪製（肉筆浮世繪），後來為了大量印製流傳，便走進版畫創作的時代。畫作多用色鮮明，題材廣泛，有社會時事、民間傳說、歷史掌故、戲曲場景等，以寫實的形式記錄和呈現當時的社會面貌。



(左起)《皇后生活系列》及原版(膠版雕刻)、《最低工資保障運動》(木刻)、《撐扎鐵佬》(水印木刻)



(左起)《喝林寶堅尼的女人》、《風間輕語》、《熱》、《煩惱的女人》

若說着重寫實的浮世繪是很「入世」的藝術，版畫的製作過程就更是勞動實踐的象徵，當中一刻一鑿都有血有汗，套用流行語，就是很「落地」。製作版畫與一般用紙筆完成的作品不同，它製作繁複，每個步驟都有變數：先要在膠板或木板上畫草圖，再用刀刻鑿（甚至是「腐蝕」），完成版模後再掃上油墨，才印在紙上。印出來的作品看起來都差不多，仔細看卻是獨一無二，這也是版畫可貴的地方。「過程需要大量體力勞動，有時還會做得汗流浹背，簡直像在幹體力活。」雖然口裏說辛苦，但陳花很享受這種耕作一樣的實在感覺。

葉輝這樣形容陳花的版畫：「（花苑的版畫）藝術與勞作渾然一體，儼然就是生活苦況的同義詞，刻苦是骨，刀鋒是血，那才可以拓印出生命的全部，聽好，是全部。」陳花就是身體力行，用骨和血鑿出一幅幅屬於香港的浮世繪，並刻畫她生命的全部。

不能避免與不能放棄

生命的全部，還包括貓、女人和文學。根據陳花的作品分類，這三項分別歸入「不可理喻」、「不能避免」和「不能放棄」的主題。「不可理喻」一類不難理解，陳花最喜歡貓，畫牠當然不需要理由。那麼女人呢？陳花笑言她喜歡畫女人，特別是女人腳。「不知怎的，我很喜歡女人的身形和線條，覺得很優美，很想畫出來。所以作畫的時候，我會刻意突出女性身形的線條美。」這「不能避免」的嗜好，大概是出自藝術創作者對美的觸覺和追求——陳花喜歡的日本畫家竹久夢二也以美人畫聞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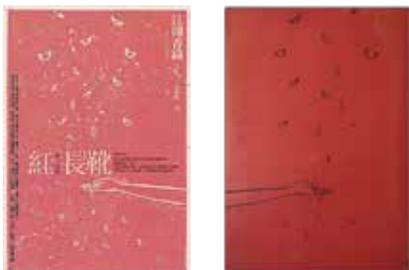
陳花雖然是「讀設計」的，但同時也喜歡文學，散文、小說和新詩都愛看，因而與書籍出版相關的設計和插圖創作就成為她「不能放棄」的工作。「我喜歡做和文學有關的事，想創作和文學

有多一點關係。」在文學、出版的創作上，她的宗旨還是離不開要替人發聲，「相比起較個人的純藝術創作，我還是喜歡替人發表所想、抒發感受。」每次設計插圖前，陳花都會和書本、作者好好對話，「我會把書先看完，再看看有甚麼感應。」以設計葉輝《詩話：詩緣與詩教》為例，她解釋說：「城市裏的木棉花一般掉落在『石屎』地上就完結（生命），讀了（這本）書後，我有這樣的聯想：把木棉花放在泥土上，有生生不息，再生的況味。」



葉輝《詩話：詩緣與詩教》 李維怡《行路難》

書籍設計不能閉門造車，除了與書對話，與作者溝通也很重要。陳花拿起李維怡的小說《行路難》，說：「這本書的插圖不是我畫的，我只是負責全書的設計。構思風格時，我會先了解作者的想法，於是我問她（李維怡）封面插圖的意思，她說這是舊居牆上的一個圖案。那我就把封面設計成一幅牆好了。」說罷，她又補上一句：「維怡的小說很好看，我很喜歡。」與作者之間的友誼和默契不言而喻。



江國香織《紅長靴》封面及原版

創作和吃飯

在香港，從事全職藝術創作的路一向不好走，何況是經營版畫這一類小眾藝術，單靠創作賺取生計，相信難以糊口。陳花對此也感無奈：「獨立創作人在香港缺乏支援，很難做下去。在香港要生活又同時要維持創作，最常見的出路是『教書』吧；但現實是，做老師就已經代表着會消耗不少創作時間。」陳花曾經歷過銀行存款少得無法提出來的日子，而這段時間，卻是在文藝界的活躍期，也是創作的豐收期。她

先後與文友創辦《月台》雜誌、做美術編輯，加入網上媒體做文字編輯，2006至2008年間參與了四個藝術展覽。問她會不會為生計而徬徨、那時怎樣堅持下去、有沒有想過放棄云云，她朗聲笑笑，沒有說下去——也許這些問題對她而言，根本不值一提，也許她根本沒有想過要在創作和吃飯之間作出取舍。

不能不說

近年陳花忙於照顧孩子，已減少創作。談到日後創作的方向，她表示仍需深思。「現在網絡媒體發達，相比十年前，不論是文字創作，還是藝術創作都不乏發表的平台。」她回想當年印製天星版畫，獲朋友圈內二十多人留意，已經很不錯。「哪像現在談論時事，只要在網上留些激烈的言論，不消幾分鐘，就『哋到一百



《月台》第14期封面
(膠版雕刻)

幾十個 Like」。這些事不難做，但我覺得現在不應該做這些，在這（社會）風氣之下，反而要想一想，怎樣才能表達一些較深層次的想法。」她頓了一頓，接下去說：「現在發表（文章）很容易，只要網媒替你多刊幾篇，在短時間內有人留意，就會有人找你出版（書）。近年話題性、『易入口』的作品太多，可能銷路是不錯的，但只我認為（出版社）還是有責任教育讀者甚麼是好書。」

訪問中，陳花多次強調自己不善表達，但當話題觸及她「不能看不見」的範疇，她還是滔滔不絕，不能不說。



後記

開始訪問時，陳花一邊與我們閒聊，一邊從大抽屜拿出作品給我們看。對待作品，她看似漫不經心，但其實小心翼翼：如待初生嬰兒般輕輕地放下畫作，慢慢地打開包裝妥當的牛油紙；發現膠版上有些微污迹，即時拿出清潔液細心拭抹；把原版和畫作並排放在地上，清晰有序地展示。看着這一幅幅版與畫構成的對倒場面，我忽然覺得，用「對倒」來形容亂中有序、既剛且柔、隨意但認真、寡言卻不甘沉默的陳花，還真貼切不過。

